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孟子傳卷十四

宋 張九成 撰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

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
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
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
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
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
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
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

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此一篇大意言有仁心仁聞矣將欲布之天下使人被其澤者當取法於先王之道也所謂先王之道何道也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弟使

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饑不寒不漂流於溝壑者此先王之道也見之法度則謂之先王之法施之政事則謂之仁政謂之不忍人之政上謂之道揆下謂之法守在朝謂之道在工謂之度上又謂之禮下又謂之學其在臣下也謂之事君之義謂之進退之禮謂之責難謂之陳善統而言之其實皆先王之道所由異路故名言亦從而異耳仁心仁聞即堯舜之道也如離婁之明也公輸之巧也師曠之

聰也離婁師曠公輸子雖明雖聰雖巧矣然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是規矩所以行其明而布其巧六律所以著其聰也有堯舜之道有仁心仁聞而不行仁政不遵先王之法猶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而廢規矩師曠之聰而廢六律則不能平治天下不可法於後世矣且仁政與先王之法所以行堯舜之道而布仁心仁聞者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以言徒有堯舜之道徒有仁心仁聞茍無

先王之法不足以為政也又引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之詩而斷之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又言聖人竭目力竭耳力必繼之規矩準繩必繼之六律以為方圓平直以正五音皆不可勝用猶之聖人既竭心思必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所謂不忍人之政即先王之道故有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之喻以証為政因先王之道之說孟子之心以為先王之道在我時君世主如齊宣有易牛之

心可謂堯舜之道可謂仁心仁聞矣然而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則以不行先王之道也使信孟子則先王之法行而齊宣之仁覆天下矣如商鞅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皆賊害人君之心術雖人君有堯舜之道有仁心仁聞顧數人之學皆不足發揚於天下適以啓人君好殺之心詭詐之計耳吁可嘆也然有堯舜之道有仁心仁聞乃可以論先王之法苟無其本雖有仁政將安所施哉故曰仁

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播其惡於衆則并將先王之法而壞之矣是故上無道揆而肆意下無法守而擅權朝不信道而為頗僻工不信度而為淫巧君子犯義而無忌憚小人犯刑而無愧心此皆不仁在高位并將先王之法而壞之之過也故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仁者在上修之而已爾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仁者在上理之而已爾惟不仁在上則漫無法度上無禮下無學

賊民興其為災害也非特城郭甲兵田野貨財不治之比也危亡可指日而待矣豈特在上無堯舜之道無仁心仁聞并將先王之法而壊之哉為人臣子者倘無堯舜之道無仁心仁聞則亦并將先王法度而壊之故孟子引天之方蹶無然泄泄之詩為證且言事君無義所謀者利進退無禮所貪者位言則非先王之道所談者皆縱横捭闔權謀詭異之術阿徇人主之意而不陳堯舜之道安知責難之説逢迎人主

之惡而不知獻可替否安知陳善閉邪之說其心以謂何足以言仁義何足以格其非心云爾此賊其君者也此豈非并將先王之法度而壞之哉如商鞅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皆不知堯舜之道不知仁心仁聞以縱横捭闔權謀詭異之學熒惑人主之心術使人君以殺人為功業闢土地為英雄阿徇人主之意逢迎人主之惡壞先王之法者也在先王之世當服欺君之罪受變亂之誅孟子憫之故歷陳先

王之法一掃當世鄙陋之習焉其心亦可見矣嗚呼
當戰國衰弊之世乃有如此至言偉論豈天之不墜
斯文而留孟子以發揚之乎不然習俗之惡安得有
此事耶學者其何幸乎
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
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
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

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逺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此一章大意言盡君臣之道者皆當以愛民為主且規矩誠設則天下之方圓自此而出焉聖人既作則天下之人倫自此而出焉人倫之大其惟君臣乎盡君道者堯盡臣道者舜為君臣之法於千古者堯舜而已矣此所以為人倫之至也故不以舜之所以事

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夫舜之所以事堯者何以民為先也其為百揆也舉禹治水以救民舉益掌火以安民舉稷以稼穡食民舉契敷五教教民是舜所以盡臣道者以民為主也堯之所以治民者何亦以民為先也其為天子也命羲仲東作以析民命羲叔南訛以因民命和仲西成以夷民命和叔朔易以隩民是堯所以盡君道者以民為主也使為君者不欲盡君道則已如

欲盡君道則當法堯之治民以民為先可也使為臣者不欲盡臣道則已如欲盡臣道則當法舜之事君以民為先可也嗚呼此所以為人倫之至乎孟子既上推堯舜又引孔子之言幽厲之事為戒其意亦可見矣夫為君者不知以民為心暴其民甚者則身弒國亡如桀紂是也不甚者則身危國削如幽厲是也故又引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之詩以為證原孟子此意所以深罪當時如商鞅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

下諸人皆以縱横捭闔權謀詭異之術事其君以穀人為功業以進取為英雄而當時之君亦甘心其説焉如齊宣不以民為意乃以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為心豈聞堯舜所以盡君臣之道而為千古人倫之式者有在於愛民乎豈特齊宣如秦惠王梁惠王宋王偃楚懷王皆當時大國也無非以并呑征戰為事至於民之死生存亡一切不問其舉幽厲之事為言亦可謂切矣是以孟子區區以王道為言以

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修孝弟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漂流於溝壑為説此正堯舜之心也其學如此而當世君臣方日夜殘民以逞可悲也夫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

心有所覺謂之仁故草木之實謂之仁以其得土則生也四體不知痾痒謂之不仁故利在一己害及他人而不恤者謂之不仁以其血脉不通也三代之所以得天下者同民休戚也其所以失天下者民有憂苦而不卹也豈特天下國之所以興且存者亦以同民休戚也其所以亡且廢者亦以民有憂苦而不卹也夫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此大舜之告禹也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此

伊尹之告太甲也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此記禮者之言也君民之相須如此今民有憂苦而君不卹君有憂苦民亦何卹哉君不卹民猶可言也民不卹君則四海之民皆為仇敵矣其忍言之乎故天子不仁不卹天下則天下之民亦不卹天子而四海不保矣諸侯不仁不卹一國則一國之民亦不卹諸侯而社稷不保矣卿大夫不仁不卹一家則一家之人亦不卹卿大夫而宗廟不保矣士庶人不仁不卹鄰里

鄉黨則鄰里鄉黨亦不卹士庶人而四體不保矣此自然之理也夫人道所以長久者以有仁心固結於其間也平時暇日君尊如天民畀如地以謂勢利吾所固有富貴吾所固有生殺吾所固有儼然南面與天下相絕而不相關水旱不問飢荒不知愁苦不顧重賦厚斂以逞其欲爭城闢土以快其忿視民之困乏而吾自足所願驅民之死地而吾自樂其生日復一日民心愈離一旦釁生於內變起於外簞食壺漿

以迎雲霓之師前徒倒戈以攻牧野之衆其亦何及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其斯之謂與豈特天下一介之士一廛之氓在官則有僚友在學則有交朋聞善相告見善相示直諒多聞以成吾德切磋琢磨以攻吾短以至鄉里族黨有往來之情喪葬賓客有慶弔之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人道所以長且久也倘惟挾才傲物恃氣陵人寒温無慰勞之情吉凶無憂喜之色平居無事

亦復何害一旦患難交攻倉卒有變則賔朋亦相擠絶而鄉閭不見撫存至於此時小夫賤隷皆為敵國矣嗚呼人道所以立乎天地之間者亦有仁造化於其中耳為天子為諸侯為卿大夫為士庶人雖貴賤不同勢位殊等其利病深切同歸一揆耳而戰國之君不知出此以殺人為功業以進取為英雄民困之而不知驅死地而不問商鞅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縱横捭闔權謀詭異日夜講不仁之術以害

斯民孟子直指言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亦可謂切矣而時君不信故六國相繼而亡秦并天下自以爲安矣興驪山之役發閭左之戍一夫作難而七廟皆隳身死國亡族滅無種不仁之禍果何如哉孟子於齊宣梁惠之時已見此理奈何國無人莫我知乎此余所以三歎而不已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嗚呼孟子之於聖學可謂有功矣於孔子自省自訟自厚之説曾子三省忠恕之説又發其大用於事爲之間使聖道曉然如在目前則此章是也夫仁用以愛人智用以治人敬用以禮人愛人則人當以親來答治人則人當以治來答禮人則人當以禮來答如影之隨形響之從聲自然之理也今愛人而人不親治人而人不治禮人而人不答常人到此不怨則怒

吾有怨心彼以怨報吾有怒心彼以怒報則舟中之人皆為敵國四海之内皆為仇讐然則如之何孟子於此有造化之功焉此善用聖學之力也夫射之為技末技也然内志正外體直步立中鈎繩弛張合規矩雖不切切然求必中之巧然發必破的處必中微倘在我有分寸之差則在彼者有尋丈之失矣推此理以觀則愛人不親豈非所以為愛者未中其幾乎治人不治豈非所以為治者未中其幾乎禮人不答

豈非所以為禮者未中其幾乎使吾果仁果智果敬則仁舉於此親應於彼智舉於此治應於彼敬舉於此禮應於彼今而不親不治不答必吾於發處有偏頗私曲之病故應於彼者有如是之舛迕也倘吾發處正中其幾則其應也有破的之妙矣夫夫子止言見不賢而内自省見其過而内自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曾子止言吾日三省吾身夫子之道忠恕未論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之幾今孟子乃於聖

賢微處推而大之發為自反之論然後自省自訟自厚三省忠恕之説愈覺光大余以是喟然歎曰孟子之於聖學可謂有功矣夫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其説淵微不可以淺心窺測也且干羽舞而有苗格簫韶奏而鳳凰來恭默思而傅説夢金縢啓而天反風則以反求諸己得其正處故彼來應疾於置郵此理深矣安可以淺易觀之哉夫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常人方墮於怨怒中

而孟子乃轉為自反之說遡流而上以觀其發處正與不正其造化運用乃如此之巧學乎學乎不到孟子安知聖賢轉移變化之功與乾坤天地相為表裏乎且引自求多福之詩為說嗚呼觀詩者能如此為用乃可以用六經矣豈傳注箋解所能跂及哉語至於此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天下樂事其有過於此乎君子其勉之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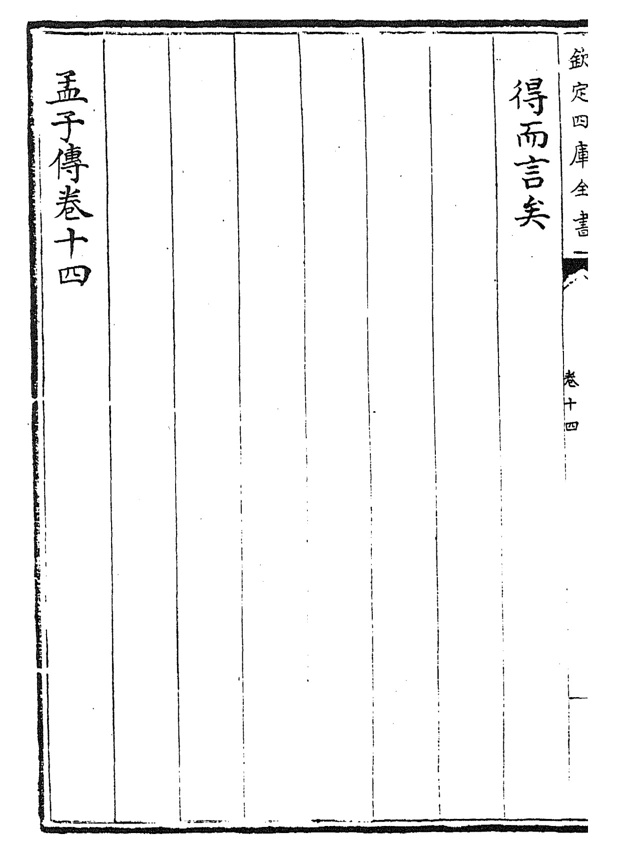
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此謂知

本此謂知之至也與孟子之言相為表裏然余嘗考之大學之道始於致知而孟子之論於修身何也蓋致知方求其體而修身已見於用身已修則齊家之本也家已齊則治國之本也國已治則平天下之本也所治愈廣則收功愈大學而至於修身極矣齊家治國平天下特移修身之道以用之耳非有加損於其間也自修身以先皆大學之事也夫學莫先乎致知致知莫先乎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使天下之

理一物不窮則理有所蔽理有所蔽則足以亂吾之智思惟無物不格則無理不窮而內而一念外而萬事知其始知其終知其利害知其久近是以念動於中事形於外微而未著兆而未章吾已知之矣知之則或用或捨在我而已故曰物格而後知致用捨在我則吾意之所向皆誠而無私故曰知致而後意誠意之所向誠而無私則心之所存皆正而不亂故曰意誠而後心正心之所存正而不亂則身之所履修

而無鈌故曰心正而後身修身之所履修而無鈌移以治家則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而家齊矣移以治國則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守而國治矣移以治天下則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矣深原其本本自修身此孟子之說也原修身之本本自格物此大學之道也余因孟子之論又發大學之說使知修身之本自格物而始然後孟子之學幾可



得而言矣

孟子傳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九十六 經部

孟子傳卷十五

宋 張九成 撰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一國之心歸於一國之賢者人君能即民心所歸之人而用之則一國之人歡欣鼓舞令之則聽禁之則止號之則來驅之則去上不疑於下下亦不疑於上

則以其間有賢者為之依倚也然而有説焉小人疾其名譏夫害其寵則將有擅權之説有朋黨之説以熒惑主心疑似君聽一入其説賢者不安其位賢者不安其位則一國皆不安其所矣此正國家之大幾不可不知也孟子深見此理故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者即所謂一國之賢者也其盛德懿行民心之所素歸而信服者也豈强臣世家之比哉如晉叔向齊晏子鄭子産魯季孫行父者是也雖其間

未必一一皆當道然必有至謀奇節屢見於設施之間民心服之久矣用之則一國之心樂一國之心樂則上恬下嬉徭輕賦薄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百人傳千千人傳萬以至天下皆慕之矣天下信服則德教方施已沛然溢乎四海矣然則將欲有為者其可忽一國之賢者乎漢殺李固天下解體唐用盧杞四方相弔治亂之源止此而已昔晉悼公即位用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

夫使士渥濁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以至六官之長皆民望也諸侯皆服晉室復霸此可見也故袁紹主盟而諸侯聽命謝安既起則天下歸心孟子之言豈特為當時之說哉如商鞅自衛來秦孫臏自魏來齊陳軫自秦來楚蘇秦自周遊六國張儀自魏來秦稷下諸人慎到自趙來環淵自楚來而淳于髠騶忌騶衍皆以奇計詭迹釣名干祿於一時者也豈知國家之典故朝廷之大體

民心之好尚風俗之便習而諳詳精練如叔向晏子子產行父諸公乎一旦騁口舌之辭肆縱橫之辯行詭詐之術雖得一時之奇功而失久遠之大計彼於他人國家何有哉志在腰金佩紫高車駟馬以衒鄉里而取名聲耳孟子所以有世臣之言今又有巨室之說其意將使時君世主毋喜進少年一時之崛奇而聽元老大臣久遠之長計也其意顧不深哉然而余懼世之學者不審巨室之為賢者而認世祿之家

為重則夫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亦可以為戒矣孟子之言豈為此輩設哉不可不細考也故余謂巨室一國之賢者所以發明孟子之本意求欲斷絕小人借此為奸雄之資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涕出而女於吴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

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觀孟子此論乃知其學極天人之際豈常流所能到也觀夫以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

無道小役大弱役强為天之命且有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之說又有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吴之說又有今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之說其意以為小國役於大國弱國役於强國雖人情不平以謂其德不足以服人其賢不足以高世徒恃其强大以勢相臨使小弱之國聽使令於下風供貢賦於内府然而天方以强大壯彼以小弱處我此豈偶然哉大國役小國强國役弱國此天也小國事大國弱國事强國亦天也天

命在是吾其如之何哉安職守分可也論至於天則已極矣無可說矣然孟子之學不委於天而已也其下又有說焉其說云何轉移造化之說也可謂深矣大矣不可企及矣不知孟子立於何地見天之際如此其分明也且其說曰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夫既言小役大弱役强之為天令乃又以為如恥之莫

若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變移天意斷然不疑畫為年數如執左契以取責於天下豈非轉移造化之說乎學至於此則亦深矣大矣不可企及矣夫既歸命於天無可說也而天之外又有師文王必為政於天下之說是天命在我而已矣天之外又有文王焉且引商之孫子裸將于京之詩以為證又引孔子仁不可為衆之說以為據意以謂既為仁人則當在人上不可與衆同也故有無敵於天

下之説以謂超然獨尊無有對之者當時諸侯皆行暴政以進取為功業以殺人為英雄雖曰强大皆非仁人也民之居其國如在猛火沸湯中如行王政盡孟子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弟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轉徙於溝壑則是行仁政師文王其無敵於天下必矣又何强大之足道哉吾方帥諸侯以事天子復文武之緒猶執熱而以濯也又引詩以卒其意焉夫事至於

無可奈何則歸命於天如楚子圍弑君篡位滅陳滅蔡執徐子城朱方號令天下主盟中國皆曰楚為天所相又曰天方授楚如申之會晉叔向鄭子産宋向戌皆當時良大夫也然帖首聽命不敢可否意亦以天命在楚其如之何哉孔子傷之故書楚子麇卒而以十三國之大夫皆並於淮夷是天之外又有說而當時大夫學之不精至使弑君之賊無復忌憚横行天下所以聖筆於春秋發明天命在我當有以禆贊

之轉移之如孟子所謂可也故余以謂孟子之學極天人之際常流所不可到者誠以其説有如此之大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後人毁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識見高遠見當世之君聽商鞅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學士之邪說深入其中變易心術例皆成不仁之君而風俗習尚不知以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弟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轉徙於溝壑尊賢使能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無夫里之布為政而以進取殺

人為功業為英雄安可與論先王之道哉故商孫蘇張稷下之説皆危亡菑害之説也而時君世主競行而爭蹈之是安其危而利其菑也是樂其所以亡者也彼各自以為晏然如日之在天孟子於其禍患未發時已知其滅亡不久矣宗廟社稷皆當傾覆於他人矣故引孺子之歌孔子之説太甲之説為證且有人自侮家自毀國自伐之論以傷之卒之宋滅於齊魏楚而韓魏趙楚燕皆滅於秦齊在山東四十餘年

不被秦兵亦死於松栢之間為秦盡有其地秦復恃兵革殺人為政無國可伐無地可并至乃誅及三族誅及骨肉天下大亂一夫作難而七廟皆隳卒為項羽所有羽又蹈覆車之轍以殺人為心欲以兵雄天下不師仁義而為漢所有漢高祖入秦不戮一人約法三章穆然已有三代遺風繼以文帝寛仁東西凡二十餘帝而卜年至於四百豈非仁政之力哉孟子於六國無事時已見此理而發為自取之論不五六

十年其言效驗如印劵契鑰無分毫差然則不欲為天下國家長久計則已誠欲為之則聖主之道其可忽諸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

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矣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桀禹之子孫紂湯之子孫皆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務行仁政以光大湯禹之業而放肆暴虐一則放於南巢一則死於鹿臺例皆亡失天下夫其所以至此者以失其民也所以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民歸之則為

天子民去之則爲匹夫然則使其歸之道無他焉知其好惡而已矣民之所甚好者仁所甚惡者不仁何謂仁即所謂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申孝弟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轉徙於溝壑者此所謂仁政也誠有舉此而行之者民之歸之猶水之就下如此其順也如獸之走壙如此其樂也湯武行此仁政故民歸之桀紂反此仁政故失天下湯武行如此而桀紂反如彼是桀紂之

敺民歸湯武猶獺之敺魚於淵猶鸇之敺雀於林也孟子識之高遠默觀當世之君一皆桀紂之資日夜驅逐其民使不附已第未有行仁政收之者耳誠有好仁之君行前數事則四方之民皆爭歸之則以當時諸侯日夜為我驅逐於彼也然而欲行王政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當至誠行之久而不厭使四方皆信而不疑猶七年之病有三年之艾則火力為愈深其效必速若夫乍出乍入不為久遠之計而欲得民於

旦暮間豈有此理哉故曰苟為不畜終身不得然如當世之君以進取為功業以殺人為英雄而孤人之子獨人之父使弟哭其兄妻哭其夫鄉閭族黨親戚朋友使無往來之好雞豚黍稷酒醴牛羊使無宴樂之情如此用心今雖若安以孟子觀之若齊若楚若魏若趙若燕若秦皆當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卒之齊楚趙魏為秦所滅而秦亦滅宗絶祀以歸於漢是詩所謂其何能有善終者乎相與歸於沈没而已矣

夫當諸侯爭鶩人人自以謂英雄時而孟子已知其滅亡則孟子之先見遠識豈商孫蘇張稷下輩所能髣髴其萬一哉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此一章指商鞅騶忌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

之所言所為而哀之也夫此數人者為權謀詭詐傾覆縱横之説為荒唐無稽竒險卓異之説考之仁義邈然無有豈非自暴其短乎商鞅為苛刻之法以助秦虐騶忌為傾覆之計以陷田忌孫臏為陰險之術以報龎涓陳軫為鬼蜮之謀以敗韓魏蘇秦為縱説以取富貴張儀為横説以吞六國稷下學士為無實之辯以邀尊榮考之仁義亦邈然無有豈非自棄其身乎夫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彼是數人者志在

名位乃肆傾邪之言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取先王之民先王之風俗變壞為衰亂之世夫商鞅獨行於秦其為酷至漢猶未已不知斯民為血為肉者幾億萬風俗為鬼為魅者亦幾百年皆鞅之學所致也孟子知其必然觀天意考人事不至於漢不已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然仁者之心亦豈能恝然不動哉所以為哀痛而不能自已也士大夫學術不正有一出於數人之言者皆自暴其短也有一出於數

人之行者皆自棄其身也嗚呼先王有大中至正之道居仁由義而已用之則可以堯舜其君士君子其民不用則根於心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而耳目聰明血氣和平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明不慙於妻子幽無負於神明胡不體孟子之言而以商孫諸人為戒乎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此孟子深哀當世將以權謀兵革平天下不知平天下之道甚邇而乃求之於遠平天下之事甚易而乃求之於難乎何以知其為遠且難也權謀不足以服人心兵草不足以得人心夫平天下在服人心得人心而已今權謀詭詐墮其術中者使人怨恨而不已烏足以服人心乎兵革殺傷受其危害者寃苦而無告烏足以得人心乎當世諸侯將平天下其道其事乃與人心背馳如此豈非求之於遠且難乎孟子憫

之故一舉盡告以平天下之術其為道甚邇其為事甚易也然則如之何亦曰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已矣夫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其言甚微其功甚大試言其一二聖人躬行孝弟於上而設庠序之教於天下顧念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其良知良能乃天性之自然者也及夫嗜欲深而忘其親爭鬬起而忽其長先王所以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講明孝弟之道而孝弟睦婣

則鄉閭族黨書之不孝之刑不弟之刑則司寇侯之又設為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之法使七十者食肉五十者衣帛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轉徙於溝壑風俗醇厚人心温良人人知愛其親敬其兄既愛其親又敬其兄則其心朴粹無麄猛之氣其心柔和無忿戾之色使四海之内人人如此是乃堯舜三代之世也平天下之道豈不在此乎夫設權謀恃兵革勞心竭力十無一二成功至於親親

長長乃人心之自然者特在吾一舉以示之耳遠邇難易之理亦已明矣孟子之時習俗已成不信孝弟之足以感人而謀權兵革不可一日而舍去極其所知盡其所學行其所見皆亡國滅祀而不悔可勝傷哉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悦弗信於友矣悦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悦於親矣誠身有道

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一章乃子思中庸之學而孟子於其中又擴大誠之為用無所不動之意也然世之論誠者多錯認專為誠夫至誠無息息非誠也倘以專為誠則是語言寢處應對酬酢皆離本位矣故世之行誠者類皆不知通變其弊至欲誦孝經以禦至劇之賊讀仁王以消侯景之災此豈不取天下笑為後世之戒哉夫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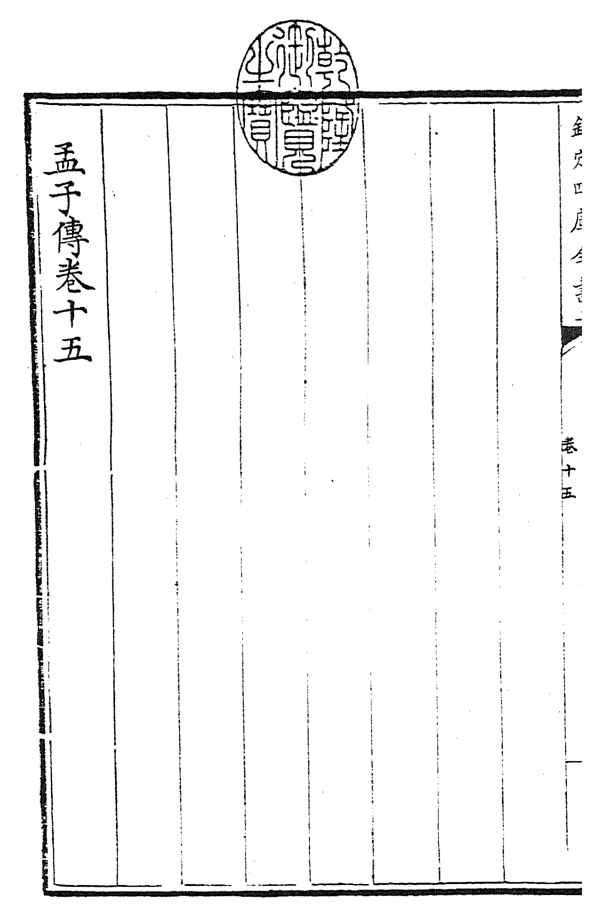
難知也難言也惟子思一語深見誠之本體特學者語之不精擇之不詳不能深體聖賢之意以至如是之弊也其語安在其曰不明乎善是也夫人性皆善特吾學非其道而世無師友指示之耳使吾知格物知至之學內而一念外而萬事無不窮其源流窮其終始窮之又窮之至於極盡之地人欲都盡一旦廓然則性善昭昭無可疑矣此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使吾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聞其

善言而心有所省見其善行而心有所感一旦廓然則性善昭然亦無可疑矣此孟子指文公以性善而能力行三年之喪使百官族人稱其為知而四方來觀者皆大悅而歸者是也嗚呼誠如此其大而乃競指專以為誠使專謂之誠則農夫樵叟皆聖人矣吁可怪也倘性善既明則其身中無一毫私智念念皆誠處處皆誠而其身誠矣誠之為用無不感動以此事親則吾親感動而無不悅矣以此交朋友則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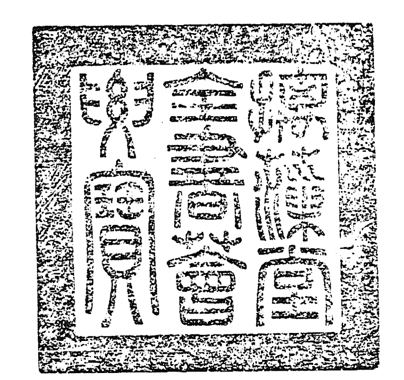
感動而無不信矣以此事上則在上感動而無不獲矣以此治民則天下感動而無不治矣是故不憂民之不治獨憂上之不獲不憂上之不獲獨憂友之不信不憂友之不信獨憂親之不悅不憂親之不悅獨憂身之不誠不憂身之不誠獨憂善之不明耳使明乎善則吾身吾親吾友吾君吾民之幾皆已總攝乎此矣注之於身則身誠注之於親則親悅注之於友則友信注之於君於民則獲於上而民治矣嗚呼士

大夫將以修身事親交友事君治民其於明善之學可不用心乎昔舜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則以明乎善故無所往而不動也孔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則以明乎善故無所往而不動也孟子又推明之曰誠者天之道使能誠其身則所向皆天安有不動乎思誠者人之道此大學所謂致知

格物也非認專為誠也至誠則無往不動以修身則身動而誠以事親則親動而悅以交友則友動而信以事上則上動而獲以治民則民動而治誠之所在擊觸轉移使天下不知其然者故干羽舞而有苗格簫韶奏而鳳凰來高宗思而傅說夢成王悔而雨反風其幾迅速間不容髮學而不至於此其何以堯舜其君士君子其民乎三復斯言使人手舞足蹈安得不想孟子而欲再拜稽首以謝其格言乎



孟子傳卷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朱烺

謄録監生臣吳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傳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孟子傳卷十六

宋 張九成 撰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為政於天

下矣

孟子開口必説仁政而所以為仁政者必先養老考其養老之説非説執醬而饋執爵而酳袒而割牲肆筵設席授几緝御主於人君而已耳蓋使天下皆養老耳其養老之法必以文王為宗其法如何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則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則又從而詠文

王之法曰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敎之樹畜
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
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
謂也然則考文王之法豈非使天下人人皆養老乎
其政如此則人心温良風俗醇厚穆然已有太平之
風伯夷太公其心在此而紂所行之政方且放黜師
保方且播棄黎老其政與此二老之心違乎不合所
以一則逺遯北海一則逺遯東海一聞文王之政皆

不憚道塗之逺筋力之疲喟然有盡歸乎來之嘆夫為政莫大於失民心失民心莫大乎失賢者心二老逺遯民心亦遯矣二老來歸民心亦歸矣此孟子所以有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之說也故四皓來而太子安謝安起而蒼生喜而漢殺李固天下解體唐用盧杞四方相弔民心所繫以賢者為重輕如此則人主於賢者豈可輕失其心乎然文王積德百年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則以商家故

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諸公相與扶持故百年之遠其政未洽若夫在孟子時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孟子以大道觀之以天時考之以人事驗之形勢易行事半功倍有一諸侯舉文王為君故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此誠有所見而然非為誇大之辭也其心昭然見天下之勢在此而無有一人肯聽其說者豈天之不與斯文留其遺言以俟後之君子乎不然何為其然也吁可傷

哉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聖王之學其事君也不在辟土地充府庫亦不在約

與國戰必克如衰世之所尚也止在於正人君心術而已故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夫人不足適則無賢士大夫是可憂也政不足間則紀綱法令一切顛倒是可憂也然大人不以為憂所可憂者人君心術耳惟大人有格物之學充而至為天下國家其幾甚明其候甚熟一見人主知其非心偏於何處吾則以言指之以行感

之窮其所歸扼其旁出使人君一言之下一事之間忽然開寤平生非心一息頓影滅跡絶而固有之心盡皆發見所謂仁所謂義所謂正者皆昭然顯露此乃固有之心也嗚呼此心豈特人君有之哉天下皆有之特未有以發之耳故人君一明此心其幾感動則不俟終日曠然丕變此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之謂也至於此時則前所謂人不足適者今一變盡為賢士大夫前所謂政不足間者今一

變盡有條而不紊信乎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也大人之學蓋在於此冉求遊聖人之門所學者大人之學也今仕於季氏已非其正矣而不能推格其非心之學以改季氏之惡而乃公犯聖人之禁使賦粟倍他日豈孔子之門所宜有哉聖人深惡之至欲鳴鼓以聲其罪以此而論使孟子得志行孔子之學則如商鞅騶忌孫臏蘇秦張儀稷下諸人講殺人之學以開人主無厭之心

者皆當蒙兩觀之誅受市朝之戮矣故其言有爭地爭城殺人盈野盈城之說且有罪不容於死之言又次第連諸侯辟草萊任土地之罪而等級之而善戰者使服上刑則孟子之心專欲以大人之學事其君而所謂土地府庫皆其末耳余觀此一章非對當時士大夫言之乃其自著書以明其學不然與門弟子論之耳倘惟公肆此說則如商孫諸小人聞之孟子將何地以處其身乎如孔子作春秋止以授門人弟

子其死也春秋乃出此又聖賢處世之大方也余又因而發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觀孟子此論必有所謂豈見商鞅騶忌孫臏蘇秦張儀稷下諸人及當時之君其眸子異常而為此論乎夫所謂瞭與眊者非止明暗之謂也如以目明者謂

之正人楊堅目如曙星楊素黒白分明一則篡位一則作亂正人固如是乎以目晴者謂之邪人如子夏左丘明師曠師冕皆失明之人也而子夏四科之賢師曠議論之正左丘明孔子與同好惡師冕孔子與之周旋豈可謂之邪人乎禮曰君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所謂瞭焉者豈不上於袷不下於帶綏視衡視五步之謂乎所謂眊焉者豈上

於面下於帶以至傾姦之謂乎若商人之蜂目豺聲
王莽之鴟目虎吻露白赤精梁冀之鳶肩豺目洞精
矘盼皆精神不正故見於眸子者如此也眊焉者類
當如此夫心正則神正心邪則神邪神正則發於眸
子也必正瞭者神之正也非謂明也如綏視衡視是
矣神邪則發於眸子也必邪眊者神之邪也非謂腤
也如蜂目鴟目豺目是矣然而必如孟子之心正然
後可以識其瞭與眊耳倘為學不到孟子心地腤昧

而又惑於明暗之説遽欲以此銓量天下士大夫則許負唐舉之類皆可與聖賢並列矣學者又不可不熟思也夫學至聖賢則其心公如天地明若日月若邪若正一至其前瞭眊之狀神情之見有不可掩者學者茍當盡心於格物知至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則夫孟子之論自可得之於意言之外矣學未至是遽欲以眸子明暗論人邪正非所以知孟子也余恐學者之率爾故又發明孟子之遺意

以風吾黨之士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余以孟子時時君世主考之此一章當為宋王偃設以孟子答戴不勝一薛居州事觀之則宋王偃宜若能禮賢者矣不知其實侮之而天下不知也又以戴盈之問去關市之征觀之則宋王偃宜若能儉以足用矣不知其實欲奪之而天下不知也宋王偃禮薛

居州竊恭儉名惟孟子識其心知其有侮奪人之實
且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所以深言其詐也
卒之王偃射天射諫者恭安在哉戴不勝受其欺而
不知耳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
軍儉安在哉戴盈之受其欺而不知耳孟子乃見於
未形之前高識遠見天下一人而已矣然孟子不直
指其人何也此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意也若
夫好言人之過如國武子孟子不為也其為此說將

以窮天下之理耳何必指其人也余以當世之君考之如騶衍適梁惠王郊迎執賔主之禮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皆出於誠意非侮之也自是騶衍負之耳齊宣王自謂好貨亦非以儉求名也獨王偃欲行王政去關市之征以惑亂天下竊取一時之名而其實侮奪人如此此孟子所以誌之學者讀聖賢書不以其時考之妄欲論說恐不足發揚聖賢之意故余以時考之知其為王偃也如其不

然以俟君子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淳于髡脣吻小人喋喋以惑亂當世觀其設隱干騶忌有豨膏棘軸弓膠昔幹之說足以知其志之所存

矣今觀嫂溺援以手之問是其心見孟子論二帝三王之道而不得其說故為此無稽之談以侮玩聖賢耳然彼之所談者出於私智此之所得者本於道也彼之辛苦而造作者設於思慮此之優游而明析者來於天理晃也徒自露其小人之態耳於聖賢何傷哉論晃之心則小人論晃之難則鄙倍也時君世主開第康莊築館稷下收名此輩而欲與之圖治國家亦可謂不思矣此蓋市井駔儈牙校之徒假口舌以

要名寵者也在先王之世所謂學非而博以疑衆者也所謂析言破律執左道以亂政者也皆於法當誅而戰國乃反尊寵之使之公肆無禮侮玩聖賢則天下國家之法從可知矣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

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余讀此章乃知父子自有父子之法師弟子自有師弟子之法父子以恩為主師弟子以責善為主易位而處在父子則傷恩在師弟子則傷義此天理之自然不可以私智亂之也然能言則學唯能食則尚右手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教之男女之別八年學讓九年學數目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學誦詩學舞勺成童時學象學射御二十時學禮學舞大夏三

十時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時出謀發慮道合則
從不合則去自懷抱時教固已行矣乃云不教子何
也蓋教之者父母之心而所以教之者則在傅姆與
師耳嗚呼過庭之問義方之教聖賢亦豈得恝然無
心哉善教者必以正師弟子以責善為正父子以恩
為正教者必以正師之正在責善善或不勉在師當
繼之以怒則謂之義父子之正在恩不在責善倘或
責善則謂之不正善或不勉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

則謂之傷恩夫教者必以正父以恩為正今而責善是出於不正蓋父怒其子則傷於慈子違其父則傷於孝父子相傷在天性豈不為大惡乎惟師以責善為正以正不行師怒弟子或夏楚以收其威或鳴鼓以聲其罪則謂之義夫在師謂之義在父謂之不慈父子師弟子不可易位如此古者所以易子而教之也然而父雖不以教為正亦安可不謹哉嗚呼風聲所傳習俗所尚其亦可畏也李敬業乃勣之子柳珹

乃宗元之子而李固郃之子也陳羣亦實之孫也王祥之後有導魏徵之後有謩是雖不以教為意而言動之間教固已行矣此又孟子之遺意余故表而出之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

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矣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余讀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四句毛髮森立精神竦然嗚呼何其言之切於人心也且又并而言之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又曰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其拳拳反

復如此夫此身乃父母遺體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古之人所以守其身者可謂至矣自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而守之以至置之則植乎天地溥之則横乎四海推而放諸東海而凖推而放闕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天下之本在人君人君之本在一心一心本體有何物哉仁義正而已矣心或有偏所向皆䲭以之用人則皆小人以之為政則皆亂政小人得用則呼吸羣類朝廷之間無復賢人君子故人不足適也亂政亟行則紀綱法度一皆顛倒無一合人心者故政不足間也事至如此亂亦極矣無可言者矣然而此有要道謦欬嚬笑之間可轉危亂之世為治安之時者蓋有說焉亦曰格君心之非而已矣夫惟大人內明外

澈見君心之非在於何處吾從而格之一格之下非心消散心之本體見矣心之本體居則為仁由則為義用則為正君有此心天下亦有此心君舉本心之仁以示天下則天下本心隨所舉而皆仁君又舉本心之義以示天下則天下本心隨所舉而皆義君又舉本心之正以示天下則天下本心隨所舉而皆正秉本執要不俟歲月不煩敎告一息之間天下丕變前日小人皆變為賢人君子前日亂政皆變為良法

美意何其迅速如此乎夫大人格君心之非猶善醫者之治病也在表則汗在裏則下虛則補之實則瀉之昔其病也精神昏憒氣力衰疲使劑中其幾箴投其隙瞬息之間病已去矣向來昏憒一變而為清明向來衰疲一變而為勇健顧治病無善醫治國無大人耳倘或有之夫復何憂乎孟子有治國之術而當時無肯聽之君人皆見商鞅騶忌孫臏蘇秦張儀稷下之為小人皆見權謀捭闔縱横詭異之為亂政以

謂人不足適政不足間天下無可為者而不知孟子有格君心之道可與二帝三王之治於旦暮之間變諸小人為君子變諸亂政為良法其誰肯信之乎其曰一正君而國定何其敏也夫一正而已矣不俟再三顧其正處乾坤之神造化之妙也惜哉孟子有此術而不得施也豈天之不與斯文與吁可歎耳

孟子傳卷十六

孟子傳卷十七

宋 張九成 撰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毁

毁譽亂真浮薄之俗也浮者輕譽故多不察而傷義薄者輕毁故多求全而害仁卜興亡者屢有喪師之恥稱廬墓者乃有生子之汙不深考其用心而輕譽者類多如此心存社稷者乃罪其胡粉飾面志摧姦

雄者乃罪其禿巾微行惟務掩人之長而易毀者類多如此此小人所以常得志而君子所以無立足之地也當孟子時南蠻鴃舌乃以為道避兄離母乃以為廉譽之不度至於如此後以大夫乃以為踰喪父子責善乃以為不孝毀之求全至於如此毀譽亂真無甚於此又有異焉者蘇秦入齊則為齊王曰今秦之攻齊倍韓魏之地過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

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至張儀入齊則曰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內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淄即墨非大王之有也蘇秦入楚則謂楚王曰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

且勢不兩立王誠能聽臣臣請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至張儀入楚則曰凡天下强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朝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蘇秦以不虞之譽以取富貴張儀以求全之毀以取富貴此兩人者豈有心於天下國家哉特以口舌

覔官為飽暖之資耳一則專以譽而悅六國一則專以毀而恐六國天下性命皆係兩人之口舌孟子不幸而生其時以言天下之大體則蘇張毀譽亂真如此以言齊滕之小國則陳許毀譽亂真如此所以慨然發為此論以歎浮薄之得志也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誠如三代之民孔子之心則小人竄迹賢人君子亦復何憂乎余泛觀萬古事理皆

然安得不為之浩歎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昔孔子删詩為三百篇序書斷自唐虞以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自是二帝三王之正統坦然明正諸非堯舜文武之道皆在所黜此孔子之心也所以三代盛時言偽而辯學非而博者殺析言破律執左道以亂政者殺竒言有禁造言有誅故當時士大夫非典墳之書帝王之學則不出諸口出則

小者禁大者誅甚者殺淫詞邪說其誰敢蓄諸心乎至三代衰落先王之法不行而申商刑名之學鬼谷捭闔之學神農並耕之學田駢慎到騶衍騶奭淳于談天雕龍炙輠無稽之學並行於世其出無宗其說無理非殺人家國即亂人觀聽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競相爭尚無復忌憚孟子傷之知其所以敢易其言而無畏懼者以先王之法不存無禁誅殺之刑以俟之也故曰無責耳矣使其有責

敢為此舉乎夫異端之學其始行也常情不以為怪惟智者知其可畏耳所以禁之誅之殺之不如是其禍非使人為血為肉不止也商鞅之學行嬴秦得志天下為血為肉至西漢猶未已也張角之學行黄巾得志天下為血為肉至三國猶未已也莊老之學行魏晉宗尚天下為血為肉劉石相踵至有唐猶未已也使聖王在上禁之誅之殺之於其萌決不至如是之烈也西漢之初異端尚熾董仲舒發憤抗言于庭

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絶其道勿使並進以黜申商之法韓非之法武帝乃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亦已高矣使武帝盡行六經之說于政事而舟車鹽鐵之法悉皆罷去神仙太一之說一切斷絶行仁義之實去兵革之害則西漢之祚豈易量哉惟其隆虛名而無實用所以功業蔵蕤終不若二帝三王之盛也可勝惜哉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聖人之學以遜志為先以好勝為戒故疾行者桀紂之道而徐行者堯舜之道也子夏指洒掃為君子之道曾子指忠恕為夫子之道子張指階也席也某在斯某在斯為相師之道味此數端則聖人之心從可知矣好為人師此心何心哉好勝之心也好勝之心疾行之心也疾行之心桀紂之道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自然之理也當孟子時孫臏以兵法坐輜車中為齊王師蘇秦以捭闔之說

佩六國相印為天下師張儀又以捭闔之法楚王虛上舍而自館之為楚王師騶衍以談天之說自任適梁惠王郊迎執賔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而淳于髡田駢慎到接子環淵騶奭以炙輠雕龍之辯黃老荒唐之說皆為齊列大夫開第康莊高門大屋以尊寵之彼是數人者聞孟子之說豈不心悅而誠服然而無一人能盡棄其習而受業

於孟子之門者以好為人師故寧終身為異端之人終不肯少遜其志以遷善徙義也悲夫此風既成天下四海波蕩從之自其結髮讀書豈知格物知至誠意正心修身之學哉父兄之所責望朋友之所漸摩鄉閭之所稱道者皆好為人師之心也孟子傷之故直指當時之失以為人之患所以不到聖賢而入邪說暴行中者以好為人師故也當時之病一語而盡之然則好為人師徒以好勝之心耳使吾儕無此心

則可入聖賢之域矣如其有之乃桀紂之心也得不深鋤痛掃求格物知至之説以充大其所學乎此孟子之遺意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之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士大夫之出處當與賢者同心樂正子欲見孟子此

心可尚也然自魯來齊乃從子敖而來子敖何人哉孟子與之出弔於滕未嘗與之言者此人也又弔於公行子亦不與之言者此人也其為人可知矣今樂正子乃與之並轡而來夫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此萬物之理也苟氣類不與之同則交臂而千里肝膽而楚越孟子未嘗與之言以氣類不同也樂正子遊孟子之門乃甘心與之同來是其中必有相合者合於子敖則緩於孟子矣夫為士大夫而與子

敖相合亦可恥矣夫樂正子其來也果何為耶為子敖而來則在所不問為孟子而來則其至齊也當席不及煖突不及黔急造孟子之門以見其區區之意雖不擇出處已得罪於君子而好賢之急亦不失為賢士大夫矣今乃遲遲而來不知好賢之心何其懈怠而於非類之人何其眷眷也此孟子所以有子亦來見我之說也樂正子失路已深迷塗難復乃猶未寤反曰先生何為出此言及孟子有子來幾日之問

亦可以寤矣不聞悔過之詞又有昔者之答孟子又有不亦宜乎之對亦可以寤矣樂正子方有舍館未定之言其為子敖所啖亦已深矣夫好賢之切食不求飽居不求安正樂正子所當然也子敖齊之寵臣今從之而來亦樂其順適耳於好賢之心自然懈怠而沈溺其中不知自省也至孟子有然後求見長者之問然後有克有罪之詞其失路已深迷途難復酬酢數疊方知有罪亦可謂不敏矣嗚呼樂正子善人

也信人也其資亦已高矣一離本位稍近匪人則起居失錯省寤後時甘安煖而忘道義急非類而緩大賢向非孟子有以警之則至美之資淪胥以亡必矣可不懼乎此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詩使人三誦不已而擇不處仁之訓遊必就士之言所以士君子不敢忽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余嘗謂孔子之於門人其慮念所起平生所志雖未形於顔色發於語言夫子固已得之矣如曾子不問夫子見其何處遽提其名而指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子貢不問夫子見其何事遽提其名而指之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子夏無一語也夫子忽斥其短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子路無一語也夫子忽斥其短曰由也不得其死然蓋以聖人内明外映羣弟子至前顔色未萌語言未發其幽隱

微密夫子已坐照於不言中矣以此論孟子之謂樂正徒餔啜亦可見聖賢之用也夫子敖齊之寵臣也樂正子賢大夫也豈有賢大夫而與寵臣同處乎不知樂正之所以從子敖游者豈以其言可法耶彼便嬖之臣耳何言之可法豈以其行可師耶彼便嬖之臣耳何行之可師豈以其識趣智慮與士大夫同氣耶彼便嬖之臣耳安有識趣智慮此蓋見齊宣欲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以逢迎者也見齊宣

好色好貨好勇而道之以自快不與百姓同者也使孟子不得行其道者此人也使稷下諸人得肆口辯者此人也其所為如此樂正子乃與之遊平時函丈之間指顧之際無非以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為説今一旦從子敖遊遽忘求安之義而求舍館遽忘求飽之義而徒餔啜彼亦有何術哉止以順適以悦於人耳用此術以啗齊王使齊王不寤而緩於孟子又用此術以啗樂正子

使樂正子不寤而緩於孟子齊王則無可言者樂正子學古之道而為此人所惑豈不悲哉嗚呼便嬖之人其能亂人也甚矣非明哲之士其能斷然不惑乎宋公為太子之時惡寺人柳及即位以熾炭之適而喜之唐太宗玩佳樹折封德彛及有何聊之言亦終不能遠之則樂正為子敖所啗夫復何疑天地不正之氣注之於人為便嬖為女子以敗人家亂人國亂人心術非孟子痛指之則樂正子高明之質殆不可

知也此聖賢所以有功於天地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趙氏引禮經三不孝之實曰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審如禮經使舜不娶是陷親不義也是絕先祖祀絕先祖祀豈非不孝之大乎夫為子娶婦以大嗣續此父母本心也今瞽叟不為舜娶此

以人欲蔽之也豈其本心哉昔陳乾昔將死謂其子
尊己曰我死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
尊己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君子不以
尊己為不孝蓋將死之際疾病既深精神荒亂故君
子從治命而不從其荒亂之語以此意而論則瞽瞍
之不為舜娶其亦人欲荒亂而至於此也舜亦從其
本心不從其荒亂此舜所以不告而娶也方其荒亂
也倘舜以娶婦為請瞽瞍必不使之娶矣不使之娶

則過在父母舜不告而娶則好論人過而不原其心者必以過舜矣善則歸親過則歸己此正舜之心也豈忍自全其名而置父母於不義之地哉舜之所以不告而娶正猶不從乾昔之荒亂而從其治命也夫何故為子娶婦本心也吾原父母本心而行之有何不可乎君子以為猶告者理蓋出於此也然而舜為有過乎曰有過不告而娶是其過也豈可辯説哉過在一己而全父母之令名此舜所以為舜也故自君

子觀則見其為無過自常人論之舜豈能逃不告之罪乎此亦聖人之不幸也於不幸中有造化之用以過歸己而全人道之大倫正嗣續之大事不遺父母以惡名舜亦可謂善處矣此聖人所以為人倫之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仁義禮智樂人之所固有也然其誰識之孟子親見其體故直指以示天下使知聖王之用在此而已其功豈不大哉夫仁不可得而識也孟子直指仁之所在曰欲識仁之實乎當事親時其心親慕眷戀者是也欲識義之實乎當從兄時其心莊敬肅恭者是也則又直指智之實在知事親從兄之心初無去來者是則又直指禮之實在節事親從兄之心有隆殺者文事親從兄之心有儀物者是則又直指樂之實在

事親從兄時其心歡欣怡愉者是夫識事親從兄時歡欣怡愉之心則仁義之道徹天理之本行放諸四海而準塞乎天地之間仰觀俯察遠取近取折旋顧盼食息起居是皆事親從兄之心也故曰樂則生矣生則觸物而樂無物亦樂觸事而樂無事亦樂吾親吾兄在前此樂在前吾親吾兄未見此樂又在未見處也故曰生則惡可已也如此則樂即心心即樂富貴通顯亦樂貧賤患難亦樂樂之至極欲罷不能欲

止不可是以足不知而自蹈手不知而自舞乃見帝王制作六律五聲八音之本鐘鼓管磬竽笙之用皆在我而已矣孟子自事親從兄而識仁義自仁義而識智禮樂之實自樂而上通二帝三王之心乾坤造化之用故其見諸侯也拳拳以仁義為言其論庠序也拳拳以孝弟為說則以其所得者在此也以其親見仁義之體而旁通貫穿無不見其體者故直指以示人使之領解於言下如指齊王易牛之心為王措

虆梩掩親之心為誠指好色好貨好勇為太王公劉
文王武王使人不移蹞步不動聲色不歷時歲坐會
於一息之間其轉移陶冶幾有天地之用嗚呼其學
如此而當時閒之後世非之疑之至於詈之而不思
其亦可悲也巳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
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
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

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余觀典謨所以稱舜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至孔子稱舜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至子思稱舜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考孟子所稱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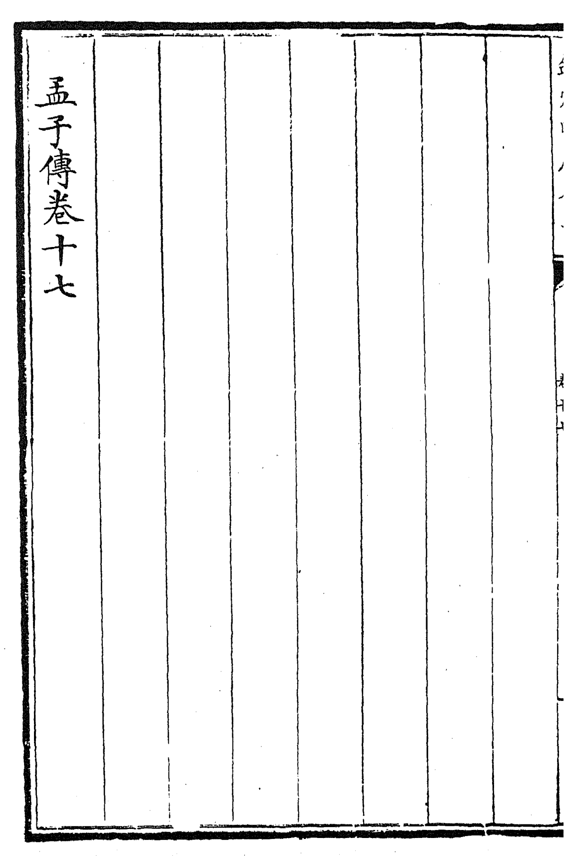
異於是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又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拳拳懇懇專以孝為言今此稱舜則言舜不以天下為悅而又論舜之神情以謂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皇皇汲汲天下雖仰其道德之尊而若無所容其身者則以親之未悅也夫父頑母嚚舜為聖人不幸而處於頑嚚之間其是非當否可不言而喻矣必舜為頑嚚乃合父母之心今舜由仁義行其所願

欲其所取舍其所謀議其所去就必不合頑嚚之心矣然天下知其為頑嚚而舜止知其為父母耳舜不得吾親之心則傍徨恐怖以謂不可立於天地間矣不順吾親之心則背違義理以謂不可復稱人子矣嗚呼既曰頑嚚惟頑嚚乃可以得其心乃可以順其心今舜舍此何以得其心與夫順其心哉夫心不則道義之經謂之頑口不道忠信之言謂之嚚舜之心以謂父母所以至此者特吾事之未盡其道也使盡

其道感於此必應於彼此自然之理也於是負罪以順適其心引慝以感動其意夔夔齋慄以發其悲怜之心順適則吾親喜心見感動則吾親仁心見悲怜則吾親天性盡皆見矣向也頑嚚與仁義相為阻絕今也人子與父母同歸天性瞽瞍底豫以言歸於天性也豫者天性也夫化吾親之頑嚚以歸天性則天下之頑嚚亦皆感格矣是以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當瞽瞍底豫時乃天下化之機也轉吾親憎惡之心為

父母之慈愛則天下父子之性皆於此而定矣是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是當瞽瞍底豫時乃天下父子定之機也夫天下化天下之為父子定止在吾親底豫而已豈不簡易乎是不得乎親誠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誠不可以為子孟子之觀舜乃在事親處其所以濬哲文明五典克從與夫烈風雷雨弗迷所以巍巍所以無為恭已所以為大智者皆自事親而發見也孟子當時所入其自事親入乎觀

夫指虆梩掩之以為誠指事親為仁智為禮樂之實指徐行之弟為堯舜之道指孝弟之義為王道其論舜也反覆以事親為言豈非自事親而入深見舜當日所以用心之微乎夫登泰山者知險阻泛滄海者識波瀾倘非身履其中目擊其事其言安得如此之切乎以此論舜則孟子所存抑可知矣


孟子傳卷十七